

宋書

卷
四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17)		
函號	別	10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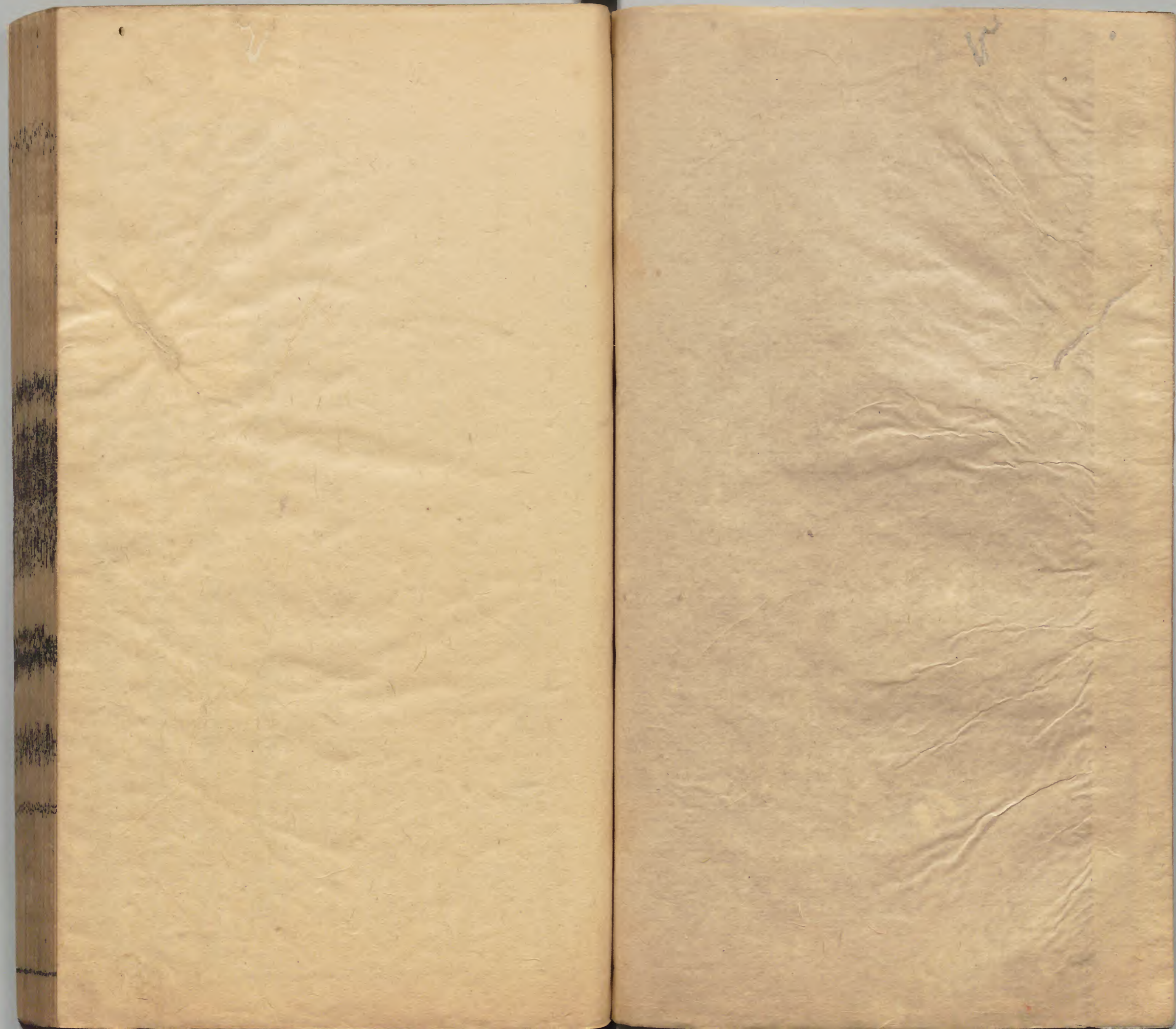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書卷四十

志第三十

淺草文庫

沈約撰

百官下

給事黃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掌衆事郊廟臨軒則一人執麾漢百官表奏曰給事黃門無負掌侍從左右漢因之漢東京曰給事黃門侍郎亦無負掌侍從左右關通中外諸王朝見則引王朝坐應劭曰每日莫向青瑣

漢記二十五

宋書卷四十一

志

一

門拜謂之夕郎史臣按劉向與子歆書曰黃門郎顯處也然則前漢世已爲黃門侍郎矣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然則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也魏晉以來員四人秩六百石

公車令一人掌受章奏秦有公車司馬令屬衛尉漢因之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皆掌之晉江左以來直云公車令

太醫令一人丞一人周官爲醫師秦爲太醫令至二漢屬少府太官令一人丞一人周官爲膳夫秦爲太官令至漢屬少府

驂駟廐丞一人漢西京爲龍馬長漢東京爲未央廐令魏爲驂駟令自公車令至此隸侍中

散騎常侍四人掌侍左右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並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因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始以孟達補之其次者爲祭酒散騎常侍秩比二千石

通直散騎常侍四人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晉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晉江左置五人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無員

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魏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初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四人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為四人員外散騎侍郎晉武帝置無員

給事中無員漢西京置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東京省魏世復置

奉朝請無員亦不為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亦以宗室外戚為奉車駙馬駙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為

王以參軍為奉車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為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省奉車騎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永初已來以奉朝請選雜其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三都尉秩比二千石

中書令一人

中書舍人一人

中書侍郎四人

中書通事舍人四人漢武帝游後廷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

秉勢用事權傾內外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
罷謁者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宮謁者令非其職
也魏武帝爲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又其任也文帝
黃初初改爲中書令又置監及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
郎已署事過通事乃奉以入爲帝省讀書可晉改曰中
書侍郎員四人晉江左初改中書侍郎曰通事郎尋復
爲中書侍郎晉初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舍
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後省通事通事差
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宋初又置通事舍人而侍
郎之任輕矣舍人直閣內隸中書其下有主事本用武

官宋改用文吏

祕書監一人

祕書丞一人

祕書郎四人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皇甫規與張
奐書云從兄祕書它何動靜是也應劭漢官曰祕書監
一人六百石後省魏武帝爲魏王置祕書令祕書丞祕
書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
祕書改令爲監後欲以何禎爲祕書丞而祕書先自有
丞乃以禎爲祕書右丞後省掌藝文圖籍周官外史掌
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卽其任也漢西京圖籍所藏

有天府石渠蘭臺石室延閣廣內之府是也東京圖書
在東觀晉武帝以祕書并中書省監謂丞爲中書祕書
丞惠帝復置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國史周世左史
記事右史記言卽其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
儒碩學著作東觀撰述國史著作之名自此始也魏世
隸中書晉武世繆徵爲中書著作郎元康中改隸祕書
後別自爲省而猶隸祕書著作郎謂之大著作專掌史
任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氏初國
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矣

領軍將軍一人掌內軍漢有南北軍衛京師武帝置中
壘校尉掌北軍營光武省中壘校尉置北軍中侯監五
校營魏武爲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卽魏
王位魏始置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
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營兵卽
領軍之任也祜遷罷復置北軍中侯北軍中侯置丞一
人懷帝永嘉中改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復改曰北
軍中侯尋復爲領軍成帝世復以爲中侯而陶回居之
尋復爲領軍領軍令猶有南軍都督

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秦時護軍都尉漢因之陳平爲
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爲中尉矣武帝元

符四年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于時爲都尉矣漢書李
廣傳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蓋護軍護諸將軍哀
帝元壽元年更名護軍都尉曰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
名護軍都尉東京省班固爲大將軍中護軍隸將軍莫
府非漢朝列職魏武爲相以韓浩爲護軍史典爲領軍
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爲中領
軍置長史司馬魏初因置護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
則不隸也晉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大寧
二年復置魏晉江左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
復別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軍猶別有營也領護資
重者爲領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官屬
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

左衛將軍一人

右衛將軍一人二衛將軍掌宿衛營兵二漢魏不置晉
文帝爲相國相國府置中衛將軍武帝初分中衛置左
右衛將軍以羊琇爲左衛趙序爲右衛二衛江右有長
史司馬功曹主簿江左無長史

驍騎將軍漢武帝元光六年李廣爲驍騎將軍魏世置
爲內軍有營兵高功者主之先有司馬功曹主簿後省
遊擊將軍漢武帝時韓說爲遊擊是爲六軍

左軍將軍

右軍將軍

前軍將軍

後軍將軍魏明帝時有左軍將軍然則左軍魏官也晉

武帝初置前軍右軍太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秦官漢因之與五官中郎將領三署郎魏無

三署郎猶置其職晉武帝省宋世祖大明中又置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射聲校尉五校並漢武帝置屯騎步兵掌上林苑門屯兵

越騎掌越人來降因以為騎也一說取其材力超越也

長水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部落石也胡騎屯宣曲

觀下韋曜曰長水校尉典胡騎殿近長水故以為名長

水蓋關中小水名也射聲掌射聲士聞聲則射之故以

為名漢光武初改屯騎為驍騎越騎為青巾建武十五

年復舊漢東京五校典宿衛士自遊擊至五校魏晉逮

于江左初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士簿後省二中郎

將本不領營也五營校尉秩二千石

虎賁中郎將周官有虎賁氏漢武帝建元三年始微行
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賁
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曰虎賁郎置中郎將領
之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輔正以古有
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比二千石

冗從僕射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非其職也魏世
因其名而置冗從僕射

羽林監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亦掌從送次
期門後更名羽林騎置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

羽林謂之羽林中郎將漢東京又置羽林左監羽林

監至魏世不改晉罷羽林中郎將又省一監置一監而
已自虎賁至羽林是爲三將哀帝省宋高祖永初初復
置江右領營兵江左無復營兵羽林監六百石

積射將軍

彊弩將軍漢武帝以路博德爲彊弩校尉李沮爲彊弩
將軍宣帝以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彊弩將軍至東漢爲
雜號前漢至魏無積射晉太康十年立射營弩營置積
射彊弩將軍主之自驍騎至彊弩將軍先並各置一人
宋太宗泰始以來多以軍功得此官今並無復賁

殿中將軍

殿中司馬督晉武帝時殿內宿衛號曰三部司馬置此
二官分隸左右二衛江右初貢十人朝會宴饗則將軍
戎服直侍左右夜開城諸門則執白虎幡監之晉孝武
太元中改選以門閤居之宋高祖永初初增爲二十人
其後過貢者謂之殿中貢外將軍貢外司馬督其後並
無復貢

武衛將軍無貢初魏王始置武衛中郎將文帝踐阼改
爲衛將軍主禁旅如今二衛非其任也晉氏不常置宋
世祖大明中復置代殿中將軍之任比貢外散騎侍郎

武騎常侍無貢漢西京官車駕游獵常從射猛獸後漢
魏晉不置宋世祖大明中復置比奉朝請

御史丞一人掌奏劾不法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曰
御史丞其二曰御史中丞殿中蘭臺祕書圖籍在焉而
中丞居之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
按章時中丞亦受奏事然則分有所掌也成帝綏和元
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
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
而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名御史長史光武退曰中丞
又屬少府獻帝時更置御史大夫自置長史一人不復

領中丞也漢東京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則去中丞止車
執版揖而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而已不知此制何時省
中丞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史臣按漢志執金
吾每月三繞行宮城疑是省金吾以此事併中丞中丞
秩千石

治書侍御史掌舉劾官品第六已上漢宣帝永居決事
令御史二人治書因謂之治書御史漢東京值以明法律
者爲之天下讞疑事則以法律當其是非魏晉以來則
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也

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周官有御史掌治令立其任也
秦置侍御史漢因之二漢員並十五人掌察舉非法
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者舉劾之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
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
掌官廐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御史八人亦有治書曹
掌度支運課第曹掌考課不知其餘曹也晉西朝凡有
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部督曹媒曹符
節曹水曹中堅曹營軍曹算曹法曹凡十三曹而置御
史九人晉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廐牧牛馬市租
後復分庫曹置外左庫內左庫二曹宋太祖元嘉中省
外左庫而內左庫直云左庫世祖大明中復置廢帝景

和元年又置順帝初省營軍併水曹省筭曹律法曹史曹不置御史九十御史焉魏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蓋是蘭臺遣二御史居殿內察非法也晉西朝置一人江左二人秦漢有符節令隸少府領符璽郎符節令史蓋周禮典瑞掌節之任也漢至魏別爲一臺位次御史中丞掌授節銅虎符竹使符晉武帝太始九年省併蘭臺署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謁者僕射一人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領謁者十人謁者掌小拜授及報章蓋秦官也謁請也應是漢官曰堯以試舜賓于四門是其職也秦世謁者七十人漢因之

後漢百官志謁者僕射掌奉引和帝世陳郡向熈爲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然則又有常侍謁者五人謁者則置三十五人半減西京也二漢並隸光祿勳魏世置謁者十人晉武帝省僕射以謁者隸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宋世祖大明中復置秩比千石

都水使者一人掌舟航五運部秦漢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屬太常漢東京省都水置河隄謁者魏因之漢世水衡都尉主上林苑魏世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而河隄爲都水官屬有參軍二人謁者一人令史減置無常員晉西朝有

參軍而無謁者謁者則江左置也懷帝永嘉六年胡人洛陽都水使者爰濬先出督運得免然則武帝置職便掌運矣江左省河隄

太子太傅一人丞一人

太子少傅一人丞一人傅古官也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並以輔導爲職漢高帝九年以叔孫通爲太子太傅位次太常二漢並無丞魏世無東宮然則晉氏置丞也晉武帝太始五年詔太子拜太傅少傅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二傅並有功晉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

太子詹事一人丞一人職比臺尚書令領軍將軍詹省也漢西京則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屬二傅率更令家令僕衛率屬詹事皆秦官也後漢省詹事太子官屬悉屬少傅而太傅不復領官屬晉初太子官屬通屬二傅咸寧元年復置詹事二傅不復領官屬詹事一千石

家令一人丞一人晉世置漢世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又主刑獄飲食職比廷尉司農少府漢東京主食官令食官令晉世自爲官不復屬家令
率更令一人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

漢東京掌庶子舍人晉世則不也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士

僕一人漢世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僕及中允且人請問起居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宗正自家令至僕爲太子三卿三卿秩千石

門大夫二人漢東京置職如中郎將分掌遠近表牋秩六百石

中庶子四人職如侍中漢東京員五人晉減爲四人秩六百石

中舍人四人漢東京太子官屬有中允之職在中庶子下洗馬上疑若令中書舍人矣中舍人晉初置職如中門侍郎

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漢東京官也今屬中庶子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晉制也漢西京員五人漢東京無員職如三署中郎古者諸侯世子有庶子表官秦因其名也秩四百石

舍人十六人職如散騎中書侍郎晉制也二漢無員掌宿衛如三署中郎

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祕書郎也二漢員十六人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秩比六百石

太子左衛率七人

太子右衛率二人一率職如二衛秦時直云衛率漢因之主門衛晉初曰中衛率太始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加置前後二率成都王穎爲太子又置中衛是爲五率江左初省前後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皆有丞晉初置宋世止置左右二率秩舊四百石

太子屯騎校尉

太子步兵校尉

太子翊軍校尉三校尉各七人並宋初置屯騎步兵

臺校尉武軍晉武帝太康初置始爲臺校尉而以唐居之江左省

太子冗從僕射七人宋初置

太子旅賁中郎將十人職如虎賁中郎將宋初置周官有旅賁氏漢制天子有虎賁王侯有旅賁旅衆也

太子左積弩將軍十人

太子右積弩將軍二人漢東京積弩將軍雜號也無左右之積弩魏世至晉江左左右積弩爲臺職領營兵宋世度東宮無復營矣

殿中將軍十人殿中員外將軍二十人宋初置平越中

郎將晉武帝置治廣州主南越

南蠻校尉晉武帝置治襄陽江左初省尋又置治江陵
宋世祖孝建中省

西戎校尉晉初置長史安帝義熙中又置治中寧蠻校
尉晉武帝置治襄陽以授魯宗之

南夷校尉晉武帝置治寧州江左改曰鎮蠻校尉四夷
中郎校尉皆有長史司馬參軍魏晉有雜號護軍如將軍
今猶有鎮蠻安遠等護軍鎮蠻以加廬江晉熙西陽
太守安遠以加武陵內史

刺史每州各一人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世十二

牧是其職也周改曰典秦曰監御史而更遣丞相史分
刺諸州謂之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
漢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其一條
曰疆宗豪右田宅踰制以疆陵弱以衆暴寡其二條曰
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
百姓聚斂爲姦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
怒則加罰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
山崩石裂妖祥譎言其四條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
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
所監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

割損正令歲終則乘傳詣京師奏事成帝綏和元年改
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前漢世刺史乘傳周行
郡國無適所治後漢世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
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郡縣詔裴據追遠詩曰先君
爲鉅鹿太守迄今二紀忝本爲冀州刺史班詔次于郡
傳是也靈帝世天下漸亂豪桀各據有州郡而劉焉劉
虞竝自九卿出爲益州幽州牧其任漸重矣官屬有別
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治中從事史一人主財穀
簿書兵曹從事史一人主兵事部從事史每郡各一人
主察非法主簿一人錄閣下衆事省署文書門亭長一
人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孝經師一人主試
經月令師一人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一人平律簿曹書
佐一人主簿書典郡書佐每郡各一人主一郡文書漢
制也今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主簿西曹書佐祭
酒從事史議曹從事史部郡從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
多少各隨州舊無定制也晉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別
駕祭酒居僚職之上而別駕從事史如故今則無也別
駕西曹主吏及選舉事治中主衆曹文書事西曹卽漢
之功曹書佐也祭酒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屬揚
州無祭酒而主簿治事荊州有從事史在議曹從事史

下大較應是魏晉以來置也今廣州徐州有月令從事
若諸州之曹史漢舊名也漢武元封四年令諸州歲各
舉秀才一人後漢避光武諱改茂才魏復曰秀才晉江
左揚州歲舉二人諸州舉一人或三歲一人隨州大小並對
策問晉東海王越為豫州牧牧置長史參軍庾凱為長
史謝鯤為參軍此為牧者則無也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隨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晉江左皆謂之
丞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尉為
都尉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有蠻夷

者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為郡晉
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復置郡
官屬畧如公府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舉五官掾主
諸曹事部縣有都郵門亭長又有主記史催督期會漢
制也今畧如之諸郡各有舊俗諸曹名號往往不同漢
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
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
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
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
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

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遺事
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魏初更制口十萬以上
歲一人有秀異不拘戶口江左以丹揚吳會稽吳興並
大郡歲各舉二人漢制歲遣上計掾吏各一人條上郡
內衆事謂之階簿至今行之太守二千石丞六百石
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爲令小者爲長侯國爲相漢制置
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
五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
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
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
非其餘諸曹畧同郡職以五官爲廷掾後則無復丞唯
建康有獄丞其餘衆職或此縣有而彼縣無各有舊俗
無定制也晉江右洛陽縣置六部都尉餘大縣置二人
次縣小縣各一人宋太祖元嘉十五年縣小者又省之
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者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旅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四五百以象
師從旅從依古義也韋曜曰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
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爲旅
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也又周禮秋官有條狼氏
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

四人子男別二人近之矣名之異爾又漢官中有伯使
主爲諸官驅使辟路於道伯中故言伯使此其比也縣
令千石至六百石長五百石

漢初王國置太傅掌輔導內史主治民丞相統衆官中
尉掌武職分官置職畧同京師至景帝懲七國之亂更
制諸王不得治國漢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
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其大夫謁者諸官長丞皆損其
員數後改漢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
光祿勳而王國如故又太僕爲僕司農爲大農成帝更
令相治民如郡太守省內史置中尉如郡尉太傅但曰

傳漢東京亦置傅一人王師事之相一人主治民中尉
一人主盜賊郎中令一人掌郎中宿衛僕一人治書一
人治書本曰尚書後更名治書中大夫無官掌奉使京
師及諸國者及禮樂衛士醫工永巷祀禮長各一人郎
中無官魏氏謁者官屬史闕不知次第晉武帝初置師
友文學各一人師卽傅也景帝諱師改爲傅宋世復改
曰師其文學前漢已置也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
也改太守爲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
卿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三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大國
又置上軍中軍下軍三將軍次國上軍將軍下軍將軍

各一人小國上軍而已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令
 丞各一人治書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
 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醫丞典府丞
 各一人宋氏以來一用晉制雖大小國皆有三軍晉制
 典書令在常侍下侍郎上江左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
 令居三軍下矣江左以來公國則無中尉常侍三軍侯
 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書以下又無學官令矣
 吏職皆以次損省焉晉江右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小
 大無定制也晉江左諸國並三分食一元帝太興元年
 始制九分食一

太傅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馬

大將軍

諸位從公

右第一品

特進

驃騎車騎衛將軍

諸大將軍

諸持節都督

右第二品

侍中散騎常侍

尚書令僕射尚書

中書監令祕書監

諸征鎮至龍驤將軍

光祿大夫

諸卿尹

太子二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領護軍

縣侯

右第三品

二衛至五校尉

寧朔至五威五武將軍

四中郎將

刺史領兵者

戎蠻校尉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

鄉侯

右第四品

給事中黃門散騎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三將積射彊弩將軍

太子中庶子庶子三卿率

鷹揚至陵江將軍

刺史不領兵者

郡國太守內史相

亭侯

右第五品

尚書丞郎

治書侍御史侍御史

三都尉

博士

撫軍以上及持節都督領護長史司馬

公府從事中郎將

廷尉正監評

祕書著作丞郎

王國公三卿師友文學

諸縣署令千石者

太子門大夫

殿中將軍司馬督

雜號護軍

關內侯

右第六品

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

太子傅詹事率丞

諸軍長史司馬六百石者

諸府參軍

戎蠻府長史司馬

公府掾屬

太子洗馬舍人食官令

諸縣令六百石者

右第七品

內臺正令史

郡丞

諸縣署長

雜號宣威將軍以下

右第八品

內臺書令史

外臺正令史

諸縣署丞尉

右第九品凡新置不見此諸條者隨秩位所

視蓋闕右所定也

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一
梁沈約撰

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一

梁沈約撰

后妃

帝祖母號太皇太后母號皇太后妃號皇后漢舊制也
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
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克華
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入爵視于石

康熙五十年重修

宋書卷四十一

列傳

一

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脩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克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脩華脩容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位比丞相貴人位比三司以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華脩儀脩容又中才人克衣以為散位昭儀漢元帝所制克衣前漢舊制太宗泰始元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克衣復置脩儀脩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賢人置賢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為九嬪婕妤容華克華承徽列榮凡五職班亞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三職為散役其後太宗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削其名品于後

後宮通尹

準錄尚書

紫極戶主

光興戶主

宮品第一

各置一人並銓六宮

後宮別叙

準尚書令銓六宮

紫極中監尹

銓六宮

光興中監尹

銓六宮

宣融戶主

銓六宮

紫極房帥

置一人

光興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三

各置一人

後宮司儀

準左僕射銓人士

後宮司政

準右僕射銓人士

參議女林

準銀青光祿銓人士

中臺侍御尹

銓六宮

宣融優殿中監尹

銓六宮

采蘋房主

銓六宮

南房主

銓六宮

中藏女典

銓六宮

典坊

銓六宮

樂正

銓六宮

內保

銓人士

學林祭酒

銓人士

昭陽房帥

置一人

徽音房帥

置一人

宣融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三 各置一人

後宮都掌治職

置二人

準左右丞位比
尚書銓人士

後宮殿中治職

置一人

準左民尚
書銓人士

後宮源典治職

置一人

準祠部尚
書銓人士

後宮穀帛治職

置一人

準度支
尚書

中傳

置一人

銓人士

後宮校事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紫極中監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光興中監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紫極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
有限外

宣融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
有限外

中臺侍御奏案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贊樂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中訓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女祝史

置一人

紫極中監典

置一人

光興中監典

置一人

典樂帥

置人無定數

有限外

紫極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宋書卷四十五

禮

四

光興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宣融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官品第四

後宮通關參事 置一人

景德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十

采藝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十

南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十

內房參事 置一人 銓人十

校學女史 置一人 銓人十

後宮中房帥 置二人

後宮源典帥 置二人

後宮穀帛帥 置二人

中臺帥 置一人

中臺侍御起居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詔誥帥 置二人

斯男房帥 置一人

宣豫房帥 置一人

景德房帥 置一人

采藝房帥 置一人

中藏帥 置一人

內房帥

置一人

南房帥

置一人

外華房帥

置一人

招慶房帥

置一人

紫極諸房廉帥

置人無定數 有限外

紫極中監省帥

置一人

紫極殿帥

置六人

光興殿帥

置四人

徽音監帥

置一人

徽章監帥

置一人

宣融優殿中監典

置一人

清商帥

置人無定數

總章帥

置人無定數

左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右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中廚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五

中臺侍御執衛

置人無定數

中臺侍御監閨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監司帥

置二人

宣融優殿帥 置一人

永巷帥 置一人

後宮都掌內史 置二人

後宮殿中內史 置一人

後宮源典內史 置一人

後宮穀帛內史 置二人

後宮監臨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執法內史 置一人

中臺侍御典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度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應內史 置六人

紫極房內史 置一人

光興房內史 置一人

助教 置一人

合製帥 置人無定數

裝飾帥 置人無定數

繡帥 置人無定數

織帥 置人無定數

學林館帥 置一人

宮閨帥 置一人

教堂帥

置人無定數 有限外

監解帥

置人無定數

累室帥

置人無定數

行病帥

置人無定數

官品第六

合堂帥

置二人

御清帥

置一人

監夜帥

置一人

諸房禁防

置人無定數

三廂禁防

置三人

諸房廚帥

各置一人

中廚廉

置三人

應闈

置六人

諸應閣

置人無定數

宮閨史

置一人

官品第七

諸房中掾

各置一人

中藏掾

各置二人

比五品勅吏

紫極供殿直儀

光興供殿直儀

總章伎儀

侍御扶持

主衣

準二衛五品勅吏比六品

供殿左右

紫極置二十人
光興置十人

左右守藏

置四人

典樂人

比諸房禁防

作儀

比王官

供殿給使

紫極置二十人
光興置十人

典殿

置人無定數

比宮人

紫極三廂給事

置十人

全堂給使

置五人

宮闈給使

置六人

比房

孝穆趙皇后諱安下邳僮人也祖彪字世範治書侍御史父裔字彥胄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升平四年嬪孝

皇晉哀帝興寧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其日后以產疾
殂于丹徒官舍時年二十一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
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諡陵曰興寧永初二年有司奏曰
大孝之德盛於榮親一人有慶光被萬國是以靈文寵
於西京壽張顯於隆漢故平原太守趙裔故洮陽令蕭
卓並外屬尊戚不逮休寵臣等仰述聖思遠稽舊章並
可追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可豫章郡建
昌縣君卓命婦趙可吳郡壽昌縣君孫氏東莞人也其
年又詔曰推恩之禮在情所同故內樹宗子外崇后屬
爰自漢魏咸遵斯典外祖趙光祿蕭光祿名器雖隆茅
土未建並宜追封開國縣侯食邑五百戶於是追封裔
臨賀縣侯裔長子宣之仕至江乘令蚤卒無子以弟孫
襲之繼宣之紹封襲之卒子祖憐嗣齊受禪國除宣之
弟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蘭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
史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孝穆后姐孝皇帝嫡后爲繼室
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
公太夫人高祖爲宋王又加太妃之號高祖以十二年
北伐仍停彭城壽陽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晉禪在外
凡五年后常留東府高祖踐阼有司奏曰臣聞道積者

慶流德洽者禮備故祇敬表於崇高嘉號彰於盛典伏
惟太妃母儀之德化穆不言保翼之訓光被洪業雖幽
明同慶而稱謂未窮稽之前代禮有恒準宜式遵舊章
允副羣望臣等參受宋王太后號故有司奏猶稱太妃
也上以恭孝爲行奉太后素謹及卽大位春秋已高每
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卽位加崇曰太皇太后
景平元年崩于顯陽殿時年八十一遺令曰孝皇背世
五十餘年古不祔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坐
域之內別爲一壙孝皇陵墳本用素門之禮與王者制
度奢儉不同婦人禮有所從可一遵往式乃開別墳

與寧陵合墳初高祖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
闕高祖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是故稱后遺旨
施行卓初與趙喬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陽縣
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之
見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字山甫尚書郎父
儁字宣义郡功曹后適高祖生會稽宣長公主與弟高
祖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及高祖興復晉室居上相
之重而后器服麤素不爲親屬請謁義熙四年正月甲
午殂於東城時年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

高祖臨崩遺詔留葬京師於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
寧陵宋初追贈雋金紫光祿大夫妻高密叔孫氏封永
陵平鄉君雋子燾燾弟熹熹子質自有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郡縣人也義熙初得幸高祖
生少帝又生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爲夫人
少帝卽位有司奏曰臣聞嚴親敬始所因者本克孝之
道由中被外伏惟夫人德並坤元徽音光劭發祥兆慶
誕啓聖明宜崇極徽號允備盛則從春秋母以子賢之
義遵漢晉推慶之典禮上尊號爲皇太后宮曰永樂少
帝既廢太后還璽紱隨居吳縣太祖元嘉元年拜營陽
王大妃三年薨

少帝司馬皇太妃諱茂英河內溫人晉恭帝女也初封
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卽
位立爲皇后元嘉元年降爲營陽王妃又爲南豐王太
妃十六年薨時年四十七

武帝胡婕妤諱道女淮南人義熙初爲高祖所納生文
帝五年被譴賜死時年四十二葬丹徒高祖踐阼追贈
婕妤太祖卽位有司奏曰臣聞德厚者禮尊慶深者位
極故闕宮既構咏歌先妣園陵崇衛聿追來孝伏惟先
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範》訓洽母儀用能啓

宋書卷四十一 列傳 十一
祚聖明奄宅四海嚴親莫逮天祿永違臣等遠準春秋
近稽漢晉謹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於京
師太后兄子元慶位至奉朝請

文帝袁皇后諱齊媯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
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至六歲方見舉後適太祖初
拜宜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
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
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
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
與家以觀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稱疾不復見

上上每人必他處回避上數掩伺之不能得始與王濬
諸庶子問訊后未嘗視也后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
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
面崩于顯陽殿時年三十六上甚相悼痛詔前永嘉太
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其辭曰龍輿纏繞容翟結駟
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
於組旒想徂音乎珩珮悲黼庭之移御痛輦禴之重晦
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誄德述懷其辭曰倫昭
麗昇有物有憑圓精初鑠方祗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
膺祕儀景宵圖光玉繩昌輝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

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
服是加言觀惟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問川流芳猷
淵塞方江泳漢再謠南國伊昔不造洪化中微用集寶
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耀紫闈欽若皇姑允迺前徽
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咏動
容成紀壺政穆宣房樂昭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
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朏側有來斯雍無思不
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大和既融
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
秋卽交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誓引五輅遷迹噉教

嗚呼哀哉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雘撫存悼亡感今懷
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案節服馬顧轅
遙醮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
夏悲嚙來芳可述徃駕弗援嗚呼哀哉策旣奏上自益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其意焉有司奏謚宣皇
后上特詔曰元初后生劭自詳視之馳白太祖此見形
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太祖狼狽至后
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
人者太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
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

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
窻戶應聲豁然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
乃得釋大明五年世祖詔曰昔漢道既靈博平輝絕魏
國方安嘉憲啓策皆因心所弘酌典沿誥亡外祖親王
夫人柔德淑範光啓坤載屬內位闕正攝饋闈庭儀被
芳闡聞宣戚里永言感遠思追榮秩宜式傍鴻則敬登
徽序乃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后之所生母也
又詔趙蕭臧光祿袁敬公平樂郡君墓先未給塋戶加
世數已遠胤嗣衰陵外戚尊屬不宜使墳塋蕪穢可
給塋戶立以供灑掃后父湛之自有傳

文帝路淑媛諱惠男丹楊建康人也以色貌選人後宮
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年旣長無寵常隨世祖出蕃世祖
入討元凶淑媛留尋陽上卽位遣建平王宏奉迎有司
奏曰臣聞曆集周邦徽音充嗣氣淳漢國沙麓發祥昔
在上代業隆昨遠未有不敷陰教以闡洪基膺淑慶以
載聖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內昭徽儀外範合靈初迪
則庶姬仰耀引訓蕃闡則家邦被德民應惟和神屬惟
祉故能誕鍾教躬用集大命固靈根於旣殞融盛烈于
中興載厚化深聲詠允緝宣式諧舊典恭享極號奉尊
號曰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上於闈房之內

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內故民間謔然咸有詭聲宮掖事秘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興之妻徐氏餘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曰先臣故懷安令道慶賦命乖辰自違明世敢緣衛戍請名之典特乞雲雨微亟灑潤詔付門下有司承旨奏贈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竝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侔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竝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後

食矣欲臯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詣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臯大明五年太后隨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竝從廢帝卽位號太皇太后太宗踐阼號崇憲太后初太宗少失所生爲太后所攝養世祖盡心祇事而太后撫愛亦篤及上卽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曰夫德敷於內典章必遠化覃于外徽號宜宜伏惟皇太后懿聖自天母儀允著義明八遠道變九圍聖明登御景胙攸改皇太后宜卽前號別居外宮詔曰朕備丁艱罰蚤嬰孤苦特蒙崇憲太后聖訓撫育昔在蕃闈常奉藥膳中迫凶威抱懷莫遂今泰運初啓情與

漢申方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得如所奏尋崩時年
五十五遷殯東宮門題曰崇憲宮上又詔曰朕幼集慕
慕夙憑德訓龕礎定業寔資仁範恩著屯夷有兼常慕
夫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
諡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東南號曰脩寧陵先是晉安
王子勛未卒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以爲厭勝脩復倉
卒不得如禮上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有司
曰崇憲昭太后脩寧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歲
諸君之難從權宜奉營倉卒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
山原卑窪頃年積壤日有增積宜脩整終無永固且

詳考地形殊乖相勢朕蚤蒙慈遇情禮兼常思使終如
之義載彰幽顯史官可就巖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審龜
筮須選令辰式遵舊典以禮制今中寓雖寧邊虜未
息營就之功務在從簡舉言尋悲情如切割有司奏北
疆未緝戎役是務禮之詳略各沿時宜臣等參議脩寧
陵玄宮補治毀壞權施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卽寔於事
爲允詔可瓊之爲衡陽內史先后卒廢帝景和中以休
之爲黃門侍郎茂之左軍將軍竝封開國縣侯邑千戶
又追贈興之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孝侯道慶散騎
常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敬侯立道慶女爲

皇后以休之爲侍中茂之黃門郎太宗廢幼主欲說太
后之心乃下令書曰太皇太后蚤歿愛遇沿情卽享同
於天屬前車騎咨議參軍路休之前丹楊丞路茂之崇
憲密戚蚤延榮貴並懷所勳宜殊恒飾休之可黃門侍
郎領步兵校尉茂之可中書侍郎太宗未卽位故稱令
書茂之又遷司徒從事中郎休之桂陽王休範鎮北咨
議參軍太宗殺世祖諸子因此陷休之等宥其諸子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嫺琅邪臨沂人元嘉二十年拜
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王臨淮康
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珍康樂公主脩明世祖在蕃台甚
有寵上入伐凶逆后留尋陽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爲皇
后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上下
詔曰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
后降鑿從御佇蹕觀禮綠遽旣具玄統方脩庶儀發椒
闈化動中縣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錫廢帝卽位尊曰皇
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于合華殿時年三十八祔葬景
靈陵后父偃字子游晉丞相導玄孫尚輟之子也母晉
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驪封永成君偃尚高祖第二
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少歷顯官黃門侍郎祕書監侍
中元嘉末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世祖卽位以后父授

金紫光祿大夫領義陽王師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
常侍王師如故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孝建二年
卒時年五十四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本官如故謚曰恭
公長子藻位至東陽太守尚太祖第六女臨川長公主
諱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前廢帝景
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坐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太始
初以主適豫章太守庾沖遠未及成禮而沖遠卒宋世
諸主莫不嫉妒太宗每疾之湖孰令袁愔妻以妒忌賜
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
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
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輜蔽伏用憂
惶臣寒門頓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
流室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帶足得成禮
每不自解無偶迄茲謀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
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
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
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
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于敬炙足
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僂露於北階何鴉闕龍工
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室殷沖幾不免

於疆鉏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
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
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義而令掃鞞息駕
無闕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
亦兄弟踈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
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妮媪競前相諂以
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
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
媪自倡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
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又出入
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
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
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畫
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纒聞則少婢
奔迸襦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副以疑寵見嫌賓
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剗髮家則有貫魚本無媢
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况今義絕傍和虔恭正匹而每
事必言無儀適設辭取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
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
本其恆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

我雖家曰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疆很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寃魂褚駿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蝨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徃徃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肯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融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切婚戚咸有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上陳一已規全身願寔

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大宗以此表徧示諸主於是臨川長公主上表曰妾遭隨竒薄絕於王氏私庭囂戾致此分異今孤疾熒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鍾唯在一子契闊茶炭特兼憐愍否泰枯榮繫以爲命實願申其門釁還爲母子推遷匍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鑑妾丹衷若賜使息徹歸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典憲敢緣恩燾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嗣雖死之日實甘於生許之藻弟懋昇明末

貴達懋弟攸太宰從事中郎蚤卒追贈黃門侍郎弟臻
昇明末顯宦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潯人也孝建三年納爲皇
太子妃大明五年薨于東宮徽光殿時年十七葬
謚曰獻妃上更爲太子置內職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
南中郎長史太山羊瞻女爲良娣宜都太守袁僧惠女
爲保林廢帝卽位追崇獻妃曰獻皇后太宗踐阼遷后
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父瑀字穉玉晉尚書左僕射澄
曾孫也祖融大司農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
欣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太祖世禮待

隆平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並以
驕奢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外姻疏戚莫不
沾被恩紀瑀歷位清顯至衛將軍大明八年公主薨瑀
墓開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子邁尚太
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宦好犬
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室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
里邁每游履輒結騎武士成羣大明末爲豫章王
子尚撫軍咨議參軍加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
公主於後宮僞言薨殞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
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廢立事覺廢

帝日出討邁誅之太宗卽位追封建寧縣侯食邑五百戶子曼倩嗣齊受禪國除瑀兄子亮孝建初爲桂陽太守丞相南郡王義宣爲逆遣參軍王師壽斷桂陽道似防廣州刺史宗慤收亮斬之官至新安內史亮弟恢廢帝元徽初爲廣州刺史未之鎮坐國哀暮晦不到免官復起爲都官尚書未拜卒恢弟誕司徒右長史誕弟衍最知名性躁動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從事中郎仍除黃門郎未拜竟求轉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右率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死

文帝沈婕妤諱容不知何許人也納於後宮爲美人出明帝拜爲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時四十葬建康之莫山世祖卽位追贈湘東國太妃太宗卽位有司奏曰昔幽都追遠正邑纏哀緬慕德義敬奉園陵先太妃德履端華徽景明峻風光宸掖訓流國闡鞠聖誕靈蚤捐鴻祚臣等遠模漢冊近儀晉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下禮官議謚謚曰宣太后陵號曰崇寧以太后弟道慶爲給事中泰始三年卒追贈通直散騎常侍賜爵縣侯又追贈太后父散騎常侍母王氏成樂鄉君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五年拜

淮陽王妃太宗改封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姁建
安長公主伯媛太宗卽位立爲皇后上常宮內大集而
羸婦人觀之以爲懽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
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
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
舍之爲懽適實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揚州
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爲僂弱
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卽位尊爲皇太后
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者猶見順從後
狂慝薄甚漸不悅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帝玉
毛扇帝嫌其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酖害已令太醫煮藥
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
狹猶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卽位齊王秉權宗室
劉晃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
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
帝殂於丹陽更立第京邑建元元年薨于第時年四十
四追加號謚葬以宋后禮父僧朗事別見景文傳
明帝陳貴妃諱妙登丹陽建康人屠家女也世祖常使
尉司採訪民間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界家
貧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邊那得此草屋

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竝不在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容質甚美卽以白世祖於是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內經二三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太宗始有寵一年許衰歇以乞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故民中皆呼廢帝爲李氏子廢帝後每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太宗卽位拜貴妃禮秩同皇太子妃廢帝踐阼有司奏曰臣聞河龍啓聖理浹民神郊電基皇慶爍天地故資敬之道粹古銘風公貴之誼眇代凝則伏惟貴妃舍和日晷表淑星耀徽音後古采光照世聲華帝掖執秀天嬪景發皇明祥昌睿命而備物之章未換彛策遠酌前王允陟鴻典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帝太后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妃如音怡宮曰弘化追贈太妃父金寶散騎常侍金寶妻王氏永世縣成樂鄉君昇明初降爲蒼梧王太妃伯父照宗中書通事舍人叔弘念步兵校尉兄敬元通直郎南魯郡太守弘念大通貨賄侵亂朝政昇明初賜死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吏智淵孫女太始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彊蔭以卜筮最吉故爲太子納之

諷朝士州郡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
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太
子卽帝位立爲皇后帝旣廢降爲蒼梧王妃智淵自有
傳

明帝陳昭華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太宗晚年痠疾不
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
其母而以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
以昭華爲母焉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卽位
進爲皇大妃順帝禪位去皇太妃之號

順帝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莊孫女

也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汝陰王妃莊自
有傳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爲
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若夫
義篤閭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
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並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
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豔外息至於降班在四簪珥成
行同列者三環珮係響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
氏藉晉世令典娉納有章倪天作儷必四岳之後雖正
位天閨禮元尊極而衰慝易兆恩宴難留一謝屬車之

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
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萬戶而淫蕪怪飾變炫無
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集其
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內徵引極乎厮阜之間非
晉氏採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惟房權無外授戚屬餽
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為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姬謀及
婦人大明之淪溺殷姬竝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
并命行於同產又況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
之亡於淫嬖非不幸也

宋書卷四十一終

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

沈約撰

劉穆之

王弘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
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為濟陽江歆所知歆
為建武將軍琅邪內史以為府主簿初穆之嘗夢與高
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四十一

列傳

一

既而至一山峯聳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及高祖克
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
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
城有叫謀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
久之既而及室壞布裳爲袴往見高祖高祖謂之曰我
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
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略無見踰
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京
邑高祖始至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竝穆之所建也遂
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
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
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
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
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
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義熙王季揚州刺史王謐薨高
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
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
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正議咨高祖沈先見穆之具說
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卽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
不可從高祖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曰卿云沈言

不可從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勳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遂爲守蕃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匡主成勳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方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豈是始終大計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而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使長交加異端互起將來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厝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典喪所階宜加詳擇此事旣大非可懸論便斲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高祖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幙中畫策決斷衆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從容言其權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間聖言諛塗陷細事皆一二以聞高祖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又愛好賓遊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聽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

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高祖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旣不能屑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旣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凡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竝便尺牘常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轉中軍太尉司馬八年加丹陽尹高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高祖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高祖還長民伏誅十年進穆之前將軍給前軍府年布萬匹錢三百萬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

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
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
行聽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數客驅賓言
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自手寫書尋覽
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穆之
旣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
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瞻生
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
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疾篤詔遣正直黃門
郎問疾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高祖在長安聞問驚曰

哀惋者數日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穆之旣卒京邑
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
事當決穆之者竝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
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散
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又表天子曰臣聞
崇賢旌善王敎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
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
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端謀猷外勤庶政密
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
讚百揆頌戎軍遠役居中作扞撫寄之勳實洽朝野方

宣讚盛猷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衷述班
同三事榮哀兼備寵靈已厚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
患未弭外虞旣殷內難彌結時屯世故靡歲暫寧豈臣
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益豈唯謹言嘉謀
溢于民聽若乃忠規遠畫潛慮密謨造膝詭辭莫見其
際功隱於視聽事隔於皇朝不可稱記所以陳力一紀
克遂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
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賞輒深自
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未沾茅社撫事永傷胡寧可昧
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忠
正之烈不泯於身後臣契闊屯泰旋觀始終金蘭之分
義深情密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
徒封南昌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勳
詔曰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劉穆之深謀遠猷肇基王跡
勳造大業誠實匪躬今理運維新蕃屏竝肇感事懷人
寔深悽悼可進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故左將軍青州刺
史王鎮惡荆郢之捷尅翦放命北伐之勳參跡方叔念
勤維績無忘厥心可進龍陽縣侯增邑千五百戶謚穆
之曰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廟庭二十五年
四月車駕行幸江寧經穆之墓詔曰故侍中司徒南康

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業謀猷經遠元勳克茂
功銘鼎彝義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風後代者矣近
因遊踐瞻其塋域九原之想情深悼歎可致祭墓所以
申永懷穆之三子長子慮之嗣仕至員外散騎常侍卒
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若自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
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
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
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盃酒
乎歆之因數孫皓歌答之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
旣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所致嗜食瘡痂以爲味似
鱖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
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
以飴邕邕旣去靈休與何勳書曰劉邕向顧見歆遂舉
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
鞭瘡痂常以給膳卒子彤嗣大明四年坐刃砍妻奪爵
土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爲南康縣侯食邑千戶穆之
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相國中兵參軍太子
中舍人黃門侍郎寧朔將軍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
贓貨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從事呼攝吏民
欲加辯覆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

國家租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吏民及文章之互在從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辯如此奔一由此得停還爲太子右率左衛將軍吳郡太守卒追贈征虜將軍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謚曰恭侯長子敦世祖初黃門侍郎敦弟衍大明末以爲黃門郎出爲豫章內史晉安王子勛稱僞號以爲中護軍事敗伏誅衍弟瑀字茂琳少有才氣爲太祖所知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補別駕從事史爲濬所遇瑀性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已上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參之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內婦女閒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創寫備說邁以瑀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洩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啓因而白之濬大怒啓太祖徙邁廣州邁在廣州值蕭簡爲亂爲之盡力與簡俱死瑀遷從事中郎領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爲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凶弒立以爲青州刺史瑀聞問卽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荊州世祖卽位召爲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爲逆瑀陳其不可

言甚切至義宣以爲丞相左司馬俱至梁山瑀猶乘其蜀中船舫又有義宣故部曲潛於梁山洲外下殺官軍除司徒左長史明年遷御史中丞瑀使氣尚人爲憲司甚得志彈王僧達云廕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願爲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許之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旣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幙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齊師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其年生奪人妻爲妾免官大明元年起爲東陽太守明年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爲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懼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子子卷南徐州別駕卷弟藏尚書左丞穆之少子貞之中書黃門侍郎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卒宮子良始興相以贓貨繫東冶內穆之女適濟陽蔡祐年老貧窮世祖以祐子平南參軍孫爲始安太守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道晉丞相祖洽中領
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
善弱冠爲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
息末役繁興弘以爲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
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墾以
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
威適足令囷圀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
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
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
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
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
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
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別番假及給廩多少
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
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
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
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
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特施行庶歲有
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
子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

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爲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玄尅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攀車涕泣論者稱焉高祖爲鎮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遷琅邪王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內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寇南康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爲中軍諮議參軍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吳國內史義熙十一年徵爲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此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而高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領選太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閉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浹弃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闔闈致茲紛穢罔顧

憲執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事見免靈運
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
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喏曾不彈舉若知
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
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葦中內臺舊
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蔑聞羣
司循舊國典既頽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之位副朝端
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
彝違善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今日靈運免官而已餘如
奏端右肅正風執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十

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
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
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二千戶三年入朝
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因晏集謂羣公曰我
布衣始望不至此傳亮之徒竝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
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
其簡典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
祖卽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
戶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
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

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今天啓其心預定大策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脩小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賜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效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爲輕惟塵盛猷虧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顏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弒之罪將見誅弘既非首謀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誅徵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養正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譴見于天是以原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宜休徵表祥醴泉溢涌而頃陰

陽隔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厲之氣彌歷
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凡流
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
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袞總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
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
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
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
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僣俛從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
不及遠既竊覲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誦其本懷避賢讓
拙而常人倫安日其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己茲
其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灾
患纏氓庶上缺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灾伏
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
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也復之美非所敢缺懲戒之
幸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
巷庶微塞天譴少弭謗譴伏願鑑其所守卽而許之臨
啓愧塞不自宣盡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
陵平陸令河南成祭與弘書曰僕聞執物設教必隨時
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
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

明暮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
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
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驟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
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
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灾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
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退志
揆察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曰臣聞異姓為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
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
垂誠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
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
章古式緝熙治道驟騎將軍臣義康微猷淵邈明德彌
劬敷政江漢化被荆南縉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
不謀同詞分陝雖重比此為輕臣實空閭階恩踰越俯
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
孟見欵展季在下藏文貽譏沉道隆地既義兼前禮臣
於古人無能為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顏胡寧
以處斯亡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
下遠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惟下臣
獲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既復遲回

請出臣表逮聞外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詔曰省表遠
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渾言良用
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猷光茂俾朕
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錄固辭神州使成
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寅亮驟騎親
賢之寄地均且奭還入內輔參譖機務輒敬從所執義
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曰近冒表聞披
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
塵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慙惶罔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
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
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後況在親賢朝野歸
德肅思引身曷云能補惟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
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蒙寵如舊感愚自揆茫若無
涯臣義康旣總錄百揆毗讚盛化忝廁下風諮憑有所
內朝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
竊不已爲爾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
之患伏念惟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
已決渙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
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置冰鮮食爲瘠祇畏天威遂復
僥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其

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克請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擯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訴其見抑奪上又詔曰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方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竝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匹降以補兵旣得小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奧議士人犯盜賊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賊汙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誠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容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旣雜爲符伍不得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

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
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
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
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
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王淮之議昔爲山陰令
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
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卽刑當罪耳夫束脩之胄
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旣同
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
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卽事而求有
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
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
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
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
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
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異制意
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宜先治其本然後其末可理
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而末所以檢小人邪可使受檢
於小人邪士犯坐奴是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
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

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聞
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
無名也民之貲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
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
從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
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
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
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
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
旣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議
允吏部郎何尚之議按孔志丞議士人坐符伍爲學方
奴學奴無奴輸贖旣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
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
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特網是爲恩之
所需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
愿謝殿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
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弘議
曰尋律令旣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羅謫者無處
無之多爲特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
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

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責以時恩獲停而王
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蒞任之日偶不值
此事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
通上于天聽爲紛擾不如近爲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
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金史復除亦得如之共相
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間里之外也諸議
云士庶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
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
塵秕者比門接棟小以爲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
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袁陵士人實與里
關通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
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
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爲輕罰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
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
譴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
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復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
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
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
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
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配法冒利五匹乃

已爲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
罰固其宜耳並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
誣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
不呼乃爾難精旣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
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九弘又
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
自營私及公故以克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強
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
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
勤況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
窮其敝尤深至今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
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
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
半丁十七爲全從之其後弘寢疾弘表屢乞骸骨上輒
優詔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
年五十四卽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
爲十六人侍中錄尚書刺史如故謚日文昭公配食高
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寔繁有徒爰初逾養
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維艱難故大保華容縣公弘故
衛將軍率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等

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營艱險簡自朕心國恥旣雪尤膺
茅土而竝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
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無已弘可督封千戶
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
之深誠密謨比踪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勛又詔聞
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
增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幸
經弘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保錄尚書事揚州刺
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散騎常侍左
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貞
正竝綢繆先眷契闊屯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
令勛民思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
于懷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弘明敏有思致旣以民望所
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
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翰不營財利夢亡之
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
加責辱少時嘗禱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
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
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子錫
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爲員外散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

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嘗朝錫
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
食邑五百戶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虞子
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祿大夫抑弟孺侍
中孺弟曇首別有傳弘從父弟練晉中書令珉子也元
嘉中歷顯官侍中度支尚書練子釗世祖大明中亦經
清職黃門郎臨海王子顛晉安王子勛征虜前軍長史
左民尚書太宗初爲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
出赭圻時居毋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爲始興相
休仁患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不下及
道子昏德居宗憲章墜矣重之以寶國激亂加之以元
顯嗣虐而祖宗之遺典羣公之舊章莫不葉散冰離掃
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
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爲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
結天下蕩蕩然王道不絕者若經高祖一朝創義事屬
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楯之間威
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
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江州刺史未拜卒父祚之上虞令羨之少為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劉牢之鎮北功曹尚書祠部郎不拜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為鎮軍

宋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

梁沈約撰

徐羨之 傅亮 檀道濟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江州刺史未拜卒父祚之上虞令羨之少為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劉牢之鎮北功曹尚書祠部郎不拜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為鎮軍

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補
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別駕從事史太
尉咨議參軍義熙十一年除鷹揚將軍琅邪內史仍爲
大司馬從事中郎將如故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
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羨
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吾位至二品官爲二千
石志願久克今一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
公寢食不志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劉穆之卒高祖命以
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楊尹總知留任甲仗二
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將軍尹如故十四年大司馬府
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痢病周因其
病發掘地生薤之爲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羨之
譏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
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卽刑由子明法爲子之
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辜而在宥者靡容愚謂
可特申之退裔從之高祖踐阼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
常侍上初卽位思佐命之功詔曰散騎常侍尚書僕射
鎮軍將軍丹楊尹徐羨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
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常侍護軍
將軍作唐舅檀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

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持節雍
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雒州刺史
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征虜
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
衛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軍將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
向彌左衛將軍瀋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
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南郡宜陽侯張劭參西中郎將軍
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資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
扶讚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勳烈惟茂
並宜與國同休褒茲大賚羨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等
容縣公道濟可改封永脩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戎
昌縣公食邑各二千戶詔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
可增邑二千二百戶懷慎彥之各進爵爲侯粹改封建
安縣侯並增邑爲千戶倫之可封霄城縣侯食邑千戶
劭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開
國之制率遵舊章羨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
侍進位司空錄尚書事常侍刺史如故羨之起自布衣
又無術學直以志力爲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
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慕觀戲
常若未解當世信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

事安異同高祖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
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
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
空尚書令可率衆官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
廢立而廬陵王義真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
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治悉移家
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檀道濟
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但有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
將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
其日守關道濟領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
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爲
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像破崗率左右唱呼引
船爲樂是夕寢於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人又傷
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
於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遣
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宮未成權居
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後加
害太祖卽阼進羨之司徒餘如故改封南平郡公食邑
四千戶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
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二公推訊元嘉二年羨之與

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宜翼冕旒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已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爲斷家宰聽政以再朞爲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洪業億兆顒顒思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鑢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上未許羨之等重奏曰近寫下情言爲心罄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寔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於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宣布自選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感以均情爲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上猶辭羨之等又固陳曰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沖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且不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聖有造殷憂未闕艱患仍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

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爲拱已復玄古之風逡巡
虛挹徇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爲重百姓爲心弘大業
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上乃
許之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
吳興太守王詔之等竝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
三年正月詔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
教況乃施侔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羨之傅亮謝晦等
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要重邛翼而長未
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禍橫流大明傾曜四海遏密實受
顧託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
言之節事君闕忠貞之効將順靡記匡救茂聞懷寵取
容順成失德雖末因懼禍以建八策而逞其悖心不畏
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窮凶極
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途旅之館都鄙哀愕
行路歎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夙播魯衛之寄朝
野屬情羨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無
端罔主蒙上橫加流屏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
而翦爲仇讎旬月之間再肆醜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
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及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
昔子家從弒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爲戮况逆亂倍

於徃釁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卽宜誅殛
告謝存亡而于時大專甫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勳實著
莫大之罪未彰是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雖欲討亂慮
或難圖故忍戚含哀懷恥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
展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逾臣之釁彰暴遐邇
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家讎國恥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肅
明典刑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率六師爲其遏
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
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
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絕氣
旣祛庶幾治道爾且詔召羨之行至西明門外時謝晦
弟驍子肖反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馳
報羨之羨之回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
林入陶竈中自剄死時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
中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羨之死野人以告
載尸付廷尉子喬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官至竟
陵王文學喬之及弟乞奴從誅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
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
相而有厄可以錢二十八文薤宅四角可以免災過
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

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
全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
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
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東鳴
尾鳴喚兄子佩之輕薄好利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寵任
爲丹陽尹吳郡太守景平初以羨之秉權頗豫政事與
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結黨與時謝
晦久病連冬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
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亮作詔誅之亮答
以爲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相殘戮若諸君果行此
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佩之等乃止羨之旣誅太
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結殿中監茅亨
及并告前寧州刺史應襲以亨爲兗州襲爲豫州亨密
以聞襲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黨百餘人殺牛犒賜條
牒時人竝相署置期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未及數日
收斬之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祖咸司隸校尉父瑗以學
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郝超善超嘗造瑗瑗見其
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
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

保家傳祚終在大者迪字長猷亦儒學官至五兵尚書
永初二年卒追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詞初爲建
威參軍桓譙中軍行參軍桓玄篡位聞其博學有文采
選爲秘書郎欲令整正秘閣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丹
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參軍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
直西省典掌詔命轉領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亮
未拜遭母憂服闋爲劉毅撫軍記室參軍又補領軍司
馬七年遷散騎侍郎復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門侍
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
以語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卽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
賜擬東陽家貧忝祿私計爲幸但憑廕之願實結本心
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須祿耳若能如
此甚協所望會西討司馬休之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
記室以太尉參軍羊徽爲中書郎代直西省亮從征闕
洛還至彭城宋國初建令書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徙
中書令領中庶子如故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而難
於發言乃集朝臣燕飲從容言曰桓玄篡篡鼎命已移
我首唱大義復興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
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
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

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於是即奏請見高祖卽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高祖遂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卽便奉辭亮旣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卽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遷太子詹事中書令如故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食邑二千戶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高祖啓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鄉人

官至

門郎祕書監義熙八年卒二年亮轉尚書僕射

中書令詹事如故明年高祖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卽位進爲中書監尚書令景平二年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太祖旣至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體容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哀動左右旣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本官悉如故司空府文武卽爲左

光祿府又進爵始興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元嘉
三年太祖欲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
媿病篤求暫還家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
奔趨廼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伏誅時年五十三
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
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初亮見世路屯險看論名曰
演慎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
咎慎不害也又曰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
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
慎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
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敬
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
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
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
殘生天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
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
防則鍼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控於纖篲介焉是
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散著
而後謀邇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
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夫

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胃心
巖牆絕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借全表裏寧一營魄陶澄
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
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
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鐘呂肆言
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翩鍛於衆舉觀夫貽書良友
則匹厚味於甘醪關八字其懼患也若無

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
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
洛退起長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滌
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
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
據圖揮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
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
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況乎
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克外斥陵九折於邛
焚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
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
門爾言慎而已矣亮布衣儒生僥幸際會既居宰輔兼
總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其辭

曰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于時
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翩滿室赴軒幌集明
燭者必以燋滅爲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
異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
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
爾在西成之暮晷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蛚於前廡鑿明
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澹澹而被墉吟鳴蜩之應
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人之萃感何夕永而慮克眇今
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誦倚相之遺短希董生之方
融鑽光燈而散袞溫聖哲之道蹤墳素香以難暨九流
紛其異封領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
史訪心跡於汗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由躬遊林
林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旣雅而能
通雖源流之深浩且揚摧而發蒙習習飛納飄飄纖蠅
緣幌求隙望爛思陵糜蘭膏而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
前軌之旣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
拊膺彼人道之爲貴參二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降
緣督而爲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拘未而
捨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隨侯於微爵捐所重而要輕矧
昆蟲之所昧在智士之猶嬰悟雕陵於莊氏幾墨而

迷清仰前脩之懿軌知吾跡之未并雖宋元之外古屬
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徒爾喟投翰以增情初奉迎大
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曰夙懼發皇邑
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
祿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晨輓疎董
頓夕輶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圖懷此作
前脩敷衽銘篤誨引帶佩嘉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恭
訓無躬愧疲朽三省慙魯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
忠誥豈假知式微發直謳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
辛有移生董仲道讚稱其見微之美長子演祕書郎先
亮卒演弟惺湛逃亡湛弟都徙建安郡世祖孝建之中
並還京師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少弟也少孤居喪備禮
奉姊事兄以和謹致稱高祖創義道濟從入京城參高
祖建武軍事轉征西討平魯山禽桓振除輔國參軍南
陽太守以建義勳封吳興縣五等侯盧循寇逆羣盜互
起郭寄生等聚作亂以道濟為揚武將軍天門太守討
平之又從劉道規討栢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
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居
多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復為太尉參軍拜中書侍郎

轉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以前後功封作唐縣男食邑
四百戶補太尉主簿諮議參軍豫章公世子爲征虜將
軍鎮京口道濟爲司馬臨淮太守又爲世子西中郎司
馬梁國內史復爲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義
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濟爲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
戍望風降服進剋許昌獲僞寧朔將軍潁川太守姚坦
及大將楊業至成臯僞兗州刺史韋華降逕進洛陽僞
平南將軍陳留公姚沈歸順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
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
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進

關與諸軍共破姚紹長安旣平以爲征虜將軍琅邪
史世子當鎮江陵復以道濟爲西中郎司馬持節南蠻
校尉又加征虜將軍遷宋國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兗州
大中正高祖受命轉護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聽
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食邑二千戶徙爲
丹陽尹護軍如故高祖不豫給班劔二十人出監南徐
兗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平
元年虜圍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夔告急加道濟使
持節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救東陽未及至虜燒營
焚攻具遁走將追之城內無食乃開窖取久穀窖深數

丈出穀作米已經再宿虜去已遠不復可追乃止還鎮
廣陵徐羨之將廢廬陵王義真以告道濟道濟意不同
屢陳不可不見納羨之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
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其夕
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執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
濟入守朝堂上卽位進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
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辭進封又增督
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諸軍事及討謝
晦道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
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
戰自潰事平遷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
熙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
持節常侍如故增封千戶元嘉八年到彥之伐索虜已
平河南尋復失之金墉虎牢並沒虜逼滑臺加道濟都
督征討諸軍事率衆北討軍至東平壽張縣值虜安平
公乙旃眷道濟率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
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虜寧南將軍濟州刺史壽昌
公悉頰庫結前後邀戰道濟分遣段宏及臺隊主沈虔
之等奇兵擊之卽斬悉頰庫結道濟進至濟上連戰二
十餘日前後數十交虜衆盛遂陷滑臺道濟於歷城全

軍而反進位司空持節常侍都督刺史並如故還鎮尋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累年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十二年上疾篤會索虜爲邊寇召道濟入朝既至上閒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下船矣會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詔曰檀道濟階緣時幸荷恩在昔寵靈優渥莫與爲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萬分乃空懷疑貳履霜日久元嘉以來猜阻滋結不義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彰於遐邇謝靈運志凶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說每相容隱又潛散金貨招誘剽猾逋逃必至寔繁彌廣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鎮軍將軍仲德往年入朝屢陳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鉉豫班河岳彌縫容養庶或能革而長惡不悛凶慝遂遵因朕寢疾規肆禍心前南蠻行參軍龐延祖具悉奸狀密以啓聞夫君親無將刑茲罔赦況罪釁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事止元惡余無所問於是收道濟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隰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遵等八人竝於廷尉伏誅又收司空參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尋陽收

道濟子夷邕演及司空參軍高進之誅之薛彤進之位
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以此張飛關羽初道濟見收脫幘
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邕子孺乃被宥世祖世
爲朝奉請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紱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險
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重於身
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劍悠然不以存歿爲懷當二公
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爲期也
及逢權定之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蔽身灾
使桐宮有卒造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
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戮若
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
父豈徒言哉

宋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四

梁沈約撰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事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兄絢高祖鎮軍長史蚤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四十四

列傳

且刑獄參軍有疾礼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使
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奇
之即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
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見稱入爲太尉
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
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
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蕃
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
髮如點漆涉獵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羣僚莫
及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
往措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高祖欲以爲從事
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
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內參審穆之死
問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爲右衛將軍尋
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臺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
爲警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食
邑二千戶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
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散
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三月
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

醫藥少帝卽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政少帝
旣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雖益寧南
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諸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欲令居外爲援慮太祖至或用別人故遽有此授精兵
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卽位加使持節依
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遑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
喜曰今得脫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建平
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又給鼓吹一部初爲荊州
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澹別澹問晦
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
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
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羨康新野侯義賓元嘉
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平中索
虜爲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
伐又言拜景陵治裝舟艦傳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
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
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
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傳
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

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
草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
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稠
封以示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無
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各曰詔使本無來理如程所
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
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
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
在都又素無旅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
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

若有外寇可以立勳登之乃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
馬南郡以授卽於坐命超爲司馬建威將軍南義陽太
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太祖誅羨之等及晦子新
除祕書郎世休收贖贖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紹等樂
罔又遣使告晦徐傅二公及贖等竝已誅晦先舉羨之
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高
祖征討備覩經略至是指揮處分莫不曲盡其宜二三
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曰臣階緣幸會
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
贊王業預佐命之勳膺缺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

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缺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並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貫幽顯逮營陽失德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國忘已援登聖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缺不惟疑臨朝殷懃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已缺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弁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況釁結闔牆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懈為政小大必先啓聞糾剔羣蠻清夷境內分留弟姪並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日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於斯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知臣道濟問推理卽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翼命

之佐勦於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僞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南陽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並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姦回滯遘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十世靈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冤恥謝罪闕庭雖伏鎖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更慨言不自盡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曰禍福無門迺順有數天道徵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傅亮謝晦安忍鳩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所取

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
竝卽大憲復王室之讎撫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
悅三姓同罪旣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戶苟幽明所
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途雖厚必萌然歸死難圖獸困則
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
兵精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到彥之
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旂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
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脩
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
發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
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虜將軍雍
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劭提
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荆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
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鑿輿効駕六軍鵬翔警畢
前驅五牛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
兵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
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橫爲亂亡之役置軍則魚潰嬰城
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愍懃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
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卽共收擒晦身輕舟

護送若已猖蹶先事阻衛宜讎然背亂相率歸朝項大
刑所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以下羨
之諸姪咸無所染况彼府州文武竝列王職荷國榮任
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
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時益州刺史蕭摹
之巴西太守劉道產被徵還始至江陵晦竝繫繫沒其
財貨以克軍資竟陵內史殷道鸞未之郡以爲諮議參
軍以弟遜爲冠軍竟陵內史總留任兄子世猷爲建威
將軍南平太守劉粹若至周超能破之者卽以爲龍驤
將軍雍州刺史晦率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
于破冢旂旂相照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不得以此爲
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劭爲輔國將軍劭不受
命晦檄京邑曰王室多故禍難薦臻營陽失德自絕宗
廟廬陵王構闔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
積怨犯上自貽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乂職
有所係按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
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
任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退長嫌隙異同之端曇
首徃因使下訪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
其言多誣故不具說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

見訪逮庶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
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所啓及
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糾使下又
令見咨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令曇首具述此
意又惠觀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彥之謀反不謂無之
城內東將數日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爲狄當所譖常
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亡
道側情事異人外絕酒醴而宵飲是恣醜貌

闕六字

凡厥士庶誰不側目又常歎宰相頓有數人是何
憤憤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罹屠戮之誅

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縉紳之徒孰不忼慨遂矯違詔
旨遣到彥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卽日監利左尉露檄衆
軍已至揚子雖以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
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珍瘁之哀蒼生深橫
流之懼輒糾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亘川駟介蔽野武
夫鷲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
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將軍昭弘宗參
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銳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
軍振武將軍魏像統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
參軍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惜甲卒三千相係取道

南蠻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河東太守謝遜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竇應期步騎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王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西出雁塞同討劉粹並趨襄陽奇兵尚速指景齊奮諸賢竝固國恩情兼義烈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整風而不待勛晦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恒怯使小將陳裕作大囊貯茅數千斛懸於飄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洲中兵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甚力欣於陳後繼楯自衛又委軍還船於是大敗延秀又攻洲口柵陷之彥之退保隱圻晦又上表曰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豎亂朝異世齊禍故趙高矯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覆雖哲王宰世大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與茲害不作姦臣王弘等竊弄威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響同惡相成

牙書卷四十四
三傳
十
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徒臣美之左光祿大夫臣亮
橫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亡不
容獨免遂遣蕭欣到彥之等輕舟見襲姦偽之甚一至
於斯羨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武位
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一
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經戎旅與羨之
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啓王基協濟大業爰自權輿暨于
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竝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
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預穆卜無吉召
臣等四人同升御牀顧命領遺安以家國仰奉成吉

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悖德自絕於天社
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
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邸龍飛非俟
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
海羨之及亮內贊皇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普天之下
孰曰不宜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待臺省到
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
皆咨啓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
遠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去年送
女遣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

生釁禍羨之內誅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辜天聽
遐邇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
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馮陵恩
幸闕望國權親從磐時規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專權
所以交結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爲
言廬陵爲臯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
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
明事非爲已廬陵之事不由傍人內積蕭牆之釁外行
叔段之罰既制之有主臣何預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悌
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
至於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
忠報主若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
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沂流
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鸞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
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竝居顯要世稱恭謹不
圖一旦致茲釁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
孝不免譖愬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
貞臣姦慝所移勢回山岳況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
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陛下躬覽篇籍研覈是非釁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

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況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孥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廁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窘懾望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梟翦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威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中二台之匪辜明兩蕃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爲自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疆兵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太祖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太祖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討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牽盤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

前後連咽西人離阻無復鬪心臺軍至忌置洲尾削艦
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
初雒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攸
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率萬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
敗問至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
舍軍單舸詣到彥之降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遜兄子世
基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
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
東師於路作悲人道其詞曰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實難
喪人道之多險傷人道之寡安懿華宗之冠胄固清
而遠源樹文德於庭戶立操學於衡門應積善之餘
當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實招禍而作愆值革變
之大運遭一顧於聖皇參謀猷於勅物贊帝制於宏綱
出治戎於禁衛入鬪言於帷房分河山之珪組繼文武
之龜章稟顧命於西殿受遺寄於御牀伊懦劣其無節
實懷此而不忘荷隆過於先主欲報之於後王憂託付
之無効懼愧言於存亡謂繼體其嗣業能增輝於前光
居遏密之未幾越禮度而涵荒普天壤而殞氣必社稷
之淪喪矧吾儕之體國實啓處而匪遑藉億兆之一志
固昏極而明彰諒主尊而民宴信卜祚之無疆國旣危

而重構家已衰而載昌獲扶顛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
朝褒功以疏爵祇命服於西蕃奏蕭管之嘈噴擁朱旄
之赫煌臨八方以作鎮響文武之相相厲薄弱以為政
實忘食於日旰豈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甫逾歷
其三稔實周回其未再豈有慮於內

闕五字

其二云

裁痛夾輔之二宰竝加辟而靡貸衰弱息之從禍悲發
中而心海伊荆漢之良彥逮文武之子民見忠貞而弗
亮覲理屈而莫申皆義槩而同憤咸荷戈而競臻浮舳
艫之奔奔陳車騎之鱗鱗觀人和與師整謂茲兵其誰
陳庶亡竟之雪怨反涇渭於彝倫齊輕舟於江曲殄銳
敵其皆涇勒陸徒於白水寇無反於隻輪氣有捷而
壯威既肅而彌振嗟時哉之不與迨風雨以踰旬我
戰而不克彼繼奔其躡塵乏智勇之奇正忽孟明而是
遵苟成敗其有數豈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
師而覆陳誠得喪之所遭固當之其無吝痛同懷之弱
子橫遭罹之殃釁智未窮而事傾力未極而莫振誓同
盡於鋒鏑我怯劣而愆信愍弟姪之何辜實吾咎之所
嬰謂九夷其可處思致免以全生詹性命之難遂乃窘
繼於邊亭亦何忤於天地備艱危而是丁我聞之於昔
誥功彌高而身賊霍芒刺而幸免卒傾宗而滅族周嘆

貴於獄吏終下蕃而靡鞠雖明德之大賢亦不免於殘
戮懷今憚而恐人忘向惠而莫復續無賞而震主將何
方以自牧非砒石之園照孰違禍以取福著殷鑑於自
古豈獨歎於季叔能安親而揚名諒見稱於先哲保歸
全而終孝傷在余而皆缺辱歷世之平素忽成滿而傾
滅惟丞嘗與灑掃痛一朝而永絕問其誰而爲之寔孤
人之險戾臯有踰於丘山雖萬死其何雪羈角偃兮銜
鬮親朋交兮平義雖履尚兮不一隆分好兮情寄但憚
耕兮從祿觀世道兮艱誠規志局兮功名每謂之兮爲
易今定謚兮闔棺慙明智兮昔議雖待盡兮爲恥遷厚
顏兮靡寘長揖兮數子謝爾兮明智百齡兮浮促終焉
兮斟克卧盡兮斧斤理命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豈曠
分兮辨惑御莊生之達言請承風以爲則周超旣降到
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參軍沈敞之告彥之沙橋之敗
事由周超彥之乃執之先繫囑等猶未卽戮於是與晦
遜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庾登之孔延秀周超費愔竇
應期蔣虔嚴千斯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
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
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旣涉
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

何承天並皆原免初河東人商玄石爲晦參軍晦爲途
玄石密欲推西人庾田夫及到彥之從弟爲主田夫等
不敢許知玄石獨謀不立途爲晦領幢事旣平恨本心
之不遂投水死太祖嘉之以其子懷福爲衡陽王義季
右軍參軍督護晦走左右皆棄之唯有延陵蓋追隨不
舍太祖嘉之後以蓋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督護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途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
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孛戮所施事行重釁左黜或用
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釁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
於世微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于
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網以疏行
法爲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詖愈甚自
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戚若有
身觸盛言釁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
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網目隨之所以吉人
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爲此云

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五

梁沈約撰

王鎮惡

檀韶

向靖

劉懷慎

劉粹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字景略符堅僭號關中猛為將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四十五

列傳

一

故名之爲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嶠
澗之間嘗寄食澗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
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答曰君丞相孫人
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
叔父曜歸晉客居荊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
乘非所長關弓亦甚弱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廣固之
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爲天門臨澧令卽遣召之
旣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日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
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卽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
軍太尉軍事署前部賊曹拒盧伯於查浦屢戰有功封
博陸縣五等子高祖謀討劉毅結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
請賜給百舸爲前驅義熙八年劉毅有疾求遣從弟亮
州刺史蕃爲副貳高祖僞許之八月大軍西討轉鎮惡
參軍事加振武將軍高祖至姑熟遣鎮惡率龍驤將軍
蒯恩百舸前發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賊知吾上
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下船也卿
至彼深加籌量可擊便燒其船艦且浮舸水側以待吾
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并赦文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
罪止一人其餘一無所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
可襲便襲今去但云劉兗州上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

於鵲洲尋陽河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一十二日至
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兗州歿
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蒯
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六七旗下
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
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
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上
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
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兗州至顯之
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見軍不見蕃而見軍
人檐彭排戰具望見江津船艦已被燒烟焰張天而鼓
嚴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
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門
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
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劓恩
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
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
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關
至中瞞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
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

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
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諉為高祖所賞拔常在左
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晡聞於金
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鎮惡自
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東將或
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見鎮惡令且鬪且共語衆並
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
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闇夜自相
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為退路毅慮南有
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二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常所
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取馬肅
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之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
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政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回
衝刺恩軍軍人鬪已一日疲倦救得從大城東門出奔
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創射鎮惡手所執稍於
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至署中兵出為安
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
戶蠻帥向博抵根據阮頭屢為凶暴鎮惡討平之初行
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為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
領衆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鎮惡志乃告諸將曰百姓

皆知官軍已上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
乃率軍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
至乃以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斬襄首
殺千餘人鎮惡性貪既破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
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
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爲人疆辯
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乃釋休之及魯宗之奔襄陽鎮
惡統蒯恩諸軍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羗鎮惡追躡盡境
而還除游擊將軍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爲咨議
參軍行前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見鎮惡

於積弩堂謂之曰公愍此遺黎志蕩邁逆昔晉文王悉
伐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
鎮惡曰不剋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也鎮惡入賊境戰
無不捷邵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柏谷塢斬賊帥
趙玄軍次洛陽僞陳留公姚洸歸順進次澠池造故人
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版授方爲澠池令遣司
馬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城生擒之仍行弘
農太守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僞大將軍姚紹率大眾拒
險深溝高壘以白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
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

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大軍至未
可輕前旣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爲紹所拒不得進而軍
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治河索虜屯據河
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
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
惡旣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
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還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
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鎮北將軍姚疆屯兵涇上鎮惡
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
船者悉在艦內羗見艦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
人北士素無舟楫莫不驚惋咸謂爲神鎮惡旣至令將
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
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
卿諸人金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
船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
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
復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卽陷長安城泓
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
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鎮
惡於灊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

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高祖
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
極意收歛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
進號征虜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
僞輦爲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
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高祖聞之乃安高祖留第
二子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雖秦二州刺史鎮長安
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時
西虜佛佛疆盛姚興世侵擾北邊破軍殺將非一高祖
既至長安佛佛畏懼不敢動及大軍東還復寇逼北地
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距之虜甚盛田子屯劉回堡
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脩曰公以十
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寇虜何由得平
使還具說鎮惡言田子素與鎮惡不協至是益激怒二
人常有相圖志彼此每相防疑鎮惡率軍出北地爲田
子所殺事在序傳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於鎮惡營內殺
鎮惡兄基弟鴻遵淵及從弟昭朗弘凡七人是歲十四
年正月十五日也高祖表曰故安西司馬征虜將軍王
鎮惡志節亮直機略明舉自策名州府屢著誠績荆南
邁豐勢據上流難與疆蕃憂兼內侮鎮惡輕舟先邁神

兵電臨肝食之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
驅洛陽蕭清湖陝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途廓定咸陽俘
執僞后克成之効莫與爲疇實扞城所寄國之方召也
近北虜遊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曜威撲討賊旣還奔
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加刃害忠
勳未究受禍不圖痛惜兼至惋悼無已伏惟聖懷爲之
傷惻田子狂悖卽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勳參前烈殊
績未酬宜蒙追寵願敕有司議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
軍青州刺史高祖受命追封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戶
謚曰壯侯配食高祖廟廷子靈福嗣位至南平王鐸右
軍諮議參軍靈福卒子述祖嗣述祖卒子獻嗣齊受禪
國除鎮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鎮惡爲前鋒康逃
匿田舍鎮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爲彭城公前
將軍行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攜家出洛陽到彭
城歸高祖卽以康爲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母尋值
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盱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
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爲守戰
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戶屯
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爲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自東
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雲臺

順明遣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爲主又有司馬楚之屯
柏谷焉索虜野坂戍主異弭公遊騎在芒上攻逼交至
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寧朔將軍河東太守遣龍驤
將軍姜缺率軍救之諸亡命並各奔散高祖嘉康節封
西平縣男食邑二百戶進號龍驤將軍迎康家還京邑
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金墉時年四十
九葬於偃師城西追贈輔國將軍無子以兄河西太守
基子天祐嗣當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隨劉康祖伐索虜
敗沒子懷祖嗣

檀韶字令孫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初辟本州從事

西曹主簿輔國司馬高祖建義韶及弟祗道濟等從平
京城行參高祖建武將軍事都邑旣平爲鎮軍將軍加
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將軍遷龍驤將軍秦郡
太守北陳留內史以平桓玄功封巴丘縣侯食邑五百
戶復參車騎將軍事加龍驤將軍遷騎將中軍諮議參
軍加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蕃等五十人攻臨
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分降號橫
野將軍城陷之日韶率所領先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
寧朔將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
廣固功更封宜陽縣侯食邑七百戶降先封一等爲伯

減戶之半二百五十戶賜祇子臻坐六門內乘輿白衣
領職義熙七年號輔國將軍八年丁母憂起爲冠軍將
軍明年復爲琅邪內史淮南太守將軍如故鎮姑孰尋
進號左將軍領本州大中正十二年遷督江州豫州之
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有罪免官
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增八百戶并前千五百戶詔嗜酒
貪橫所莅無績上嘉其合門從義弟道濟又有大功故
特見寵授永初二年卒於京邑時年五十六追贈安南
將軍加散騎常侍子緒嗣緒卒無子國除祇子臻臻卒
子選嗣齊受禪國除祇弟道濟並別有傳

鞠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高祖同改稱
小字世居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
平京邑板參鎮軍軍事加寧遠將軍京邑雖平而羣寇
互起彌與劉蕃孟龍符征破桓歆桓石康石綏於白茅
攻壽陽剋之義熙三年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
內史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從征鮮卑
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閑道攻臨
朐城彌擐甲先登卽時潰陷斬其牙旗賊遂奔走攻拔
廣固彌又先登盧循屯據蔡洲以親黨阮賜爲豫州刺
史攻逼姑孰彌率譙國內史趙恢討之時輔國將軍毛

宋書卷四十五 齊本紀第一 九

脩之戍姑孰告急續至彌兼行進討破賜收其輜重除
中軍諮議參軍將軍如故盧循退走高祖南征彌爲前
鋒於南陵電池左里三戰並大捷軍還除太尉諮議參
軍下邳太守將軍如故八年轉游擊將軍尋督馬頭淮
西諸郡軍事龍驤將軍鎮蠻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
梁國內史戍壽陽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安南縣男食邑
五百戶十年遷冠軍將軍高陽內史臨淮太守領石頭
戍事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以彌爲吳興太守將軍如故
明年高祖北伐彌以本號侍從留戍礪礪進屯石門拍
谷遷督北青州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軍如故高祖受
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千戶遷太子左衛率加
散騎常侍二年卒官時年五十九追贈前將軍彌治身
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
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植紹封又坐殺人國
除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無所推先諸
盛流並容之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陽州刺史顏立
皆與友善歷始興王濬征北中兵參軍始興內史南康
相臧質爲逆召柳至尋陽與之俱下質敗歸降下獄死
彌弟劭永初中爲宣城太守劭弟子亮以私忿殺彌妻
施氏託云奴客所殺劭輒於墓所殺亮及彌妾并奴婢

七八人匿不聞官為有司所奏詔無所問元嘉初卒於義興太守

劉懷慎彭城人左將軍懷肅弟也少謹慎質直始參高祖鎮軍騎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克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距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為政嚴猛境內震肅九年亡命王靈秀為寇討平之十一年進北中郎將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為中領軍征虜將軍衛鞏輦轂坐府中相殺

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宋臺立召為五兵尚書仍督江北淮南諸軍前將軍南晉州刺史復徵為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高祖遷都壽春留懷慎督北徐兗青進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城降號征虜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為侯增邑千戶進號平北將軍徵為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特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追贈撫軍諡曰肅侯子德願嗣世祖大明初為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

宋書卷四十五 列傳 十一
客韓沸智負下獄奪爵土後復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
率爲世祖所狎梅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
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
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
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
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潛
稽善爲諧譖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
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
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
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

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
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
取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
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
以戰功參大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之
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
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
尋參世子征虜軍事領遂成令高祖北伐轉鎮西中兵
參軍寧遠將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索虜於半城
又攻劉慶壘克之高祖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

象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轉爲太尉中兵參軍
加建威將軍旣破長安姚泓女婿徐衆率其餘衆連營
叛走榮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擒馘不可稱計
十四年除彭城內史又補相國參軍其年遣榮祖還都
爲世子中兵參軍永初元年除越騎校尉尋轉右軍將
軍索虜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沒榮祖時居父艱起
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之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
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偏險褊隘頗失士君子之心領
軍將軍謝朏深接待之廢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及
朏出鎮荆楚欲請爲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其年冬
卒德願弟興祖青州刺史懷慎弟懷默冠軍將軍江夏
內史太中大夫懷默子道球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道球
弟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世祖大明中爲武康令時
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禽所殺以千數太宗泰始
初爲巴陵王休若鎮東中兵參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
封順陽縣侯食邑六百戶歷黃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
任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宮太宗嘉之下詔
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脩道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
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
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芥葦水服至

食鼓後心動如刺中間優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追贈冠軍將軍諡曰剛侯孫登第道隆元嘉二十二年爲廬江太守世祖舉義棄郡來奔以補南中郎參軍事加龍驤將軍時世祖分麾下以爲三幢道隆與中兵參軍王謙之馬文恭各領其一大明中歷黃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中以爲右衛將軍永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爲太守盡力遷衛將軍中護軍尋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王謙之字休光琅邪臨沂人晉司州刺史胡之曾孫也世祖初歷驍騎將

軍御史中丞吳興太守以南下之功封石陽縣子食邑五百戶大明二年卒贈前將軍諡曰肅子應之嗣大明末爲衡陽內史晉安王子勛反應之起義拒湘州行事何慧文爲慧文所殺事在鄧琬傳追贈侍中應之弟雲之順帝昇明中貴達馬文恭扶風人也亦以功封泉陵縣子食邑五百戶世祖卽位爲游擊將軍頃之卒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祖恢持節監河中軍事征虜將軍粹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爲州從事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從平京邑轉參鎮軍事尋加建武將軍沛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復爲車騎中軍參軍從征廣固

戰功居多以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軍還轉中軍諮議
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時年四歲高祖使粹
奉太祖鎮京城轉游擊將軍遷建威將軍江夏相衛將
軍毅粹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衆
金疑粹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
平封灑縣男食邑五百戶毋憂去職俄而高祖討司馬
休之起粹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水軍入河明年進
號輔國將軍遷相國右司馬侍中中軍司馬冠軍將軍
遷左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食邑
千戶二年以役使監吏免官尋督江北淮南郡事征虜
將軍廣陵太守三年以本號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
之梁郡弋陽馬頭三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
鎮壽陽治有政績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六十餘家
叛沒虜趙昺秦剛等六家悔倍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謀
等村粹遣將苑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謀等三十家
男丁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
坐貶號爲寧朔將軍時索虜南寇粹遣將軍李德元襲
許昌殺僞潁川太守庫龍於是陳留人董邈自稱小黃
盟主斬僞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司馬世賢傳首京都太
祖卽位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

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史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車騎從事中郎道濟龍驤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粹以道濟行竟陵內史與敞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興步騎至沙橋爲晦司馬周超所敗士衆傷死者過半降號寧朔將軍初晦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晦遣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時年五十二追贈安北將軍持節本官如故曠之嗣官至晉熙太守曠之卒子琛嗣琛卒無子

國除琛弟亮順帝昇明末尚書駕部郎粹庶長子懷之爲臨州內史與臧質同逆伏誅粹弟道濟尚書起部郎王弘車騎從事中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司馬河東太守仍遷振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別駕張熙參軍楊德年等重聚歛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太祖聞之與道濟詔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爲殖貨若萬一有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政緝諸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道濟雖奉此旨政化如初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之宗室晉末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緩撫矢和遂自仇池入綿竹崩動羣小得

千餘人破巴興縣殺令王貞之進攻陰平陰平太守沈法興焚城遁走道濟遣軍擊飛龍斬之初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直數百萬者謙等限布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冶一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爲亂氏奴既懷恚忿因聚黨爲盜賊其年七月道濟遣羅習爲五城令氏奴等謀曰羅令是使君腹心而卿猶有作賊盜不止者一旦發露則爲禍不測宜結要誓共相禁檢乃殺牛明誓俄而氏奴及趙廣等唱曰官禁殺牛而村中公

違法禁脫使羅令白使君疑吾徒更欲作賊則無餘類矣因詐言司馬毅下猶在陽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則功名可立不然立滅不久衆既樂亂因相率從之得數千人復向廣漢道濟遣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五百人擊之重爲所殺賊於是逕向涪城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懷業再遣軍拒之戰敗失利懷業及司馬南漢中太守韋處伯並棄城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陽太守杜玄起遂寧太守馮遷聞涪城不守並委郡出奔蜀土僞舊翕然並反道濟惶懼乃免吳兵二十六營以爲平民分立宋興宋寧二郡又

招集商賈及免道俗奴僮東西勝兵可有四千人號衆數萬屯城西及城北道濟嬰城自守趙廣本以誘許聚兵頓兵城下不見飛龍各欲分散廣懼乃將三千人及羽儀許其衆云迎飛龍至陽泉寺中謂道人程道養曰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若不從卽日便斬頭道養惶怖許諾道養袍罕人也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爲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昂氏奴征虜將軍梁顯鎮北將軍同黨大帥張寧秦州刺史嚴選前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十餘萬四面圍城就

道濟索費謙張熙曰但送此人來我等自不復作賊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西門戰皆失利十一月方明等復出戰破賊營焚其積聚賊黨江陽人楊孟子領千餘人屯城南道濟參軍梁雋之統南樓屢與孟子交言因投書曉以禍福要使入城孟子許諾入見道濟道濟大喜卽板爲主簿遣子爲任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與拾合得二千餘人與孟子并力自固廣遣同黨袁玄子攻晉原爲仲與所殺廣又遣帛氏奴攻之連戰仲與軍敗及孟子僉死方明復出東門破賊二營斬首數

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偽出北門仍回軍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斬偽僕射蔡滔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道養收合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以別卒五千餘人還涪城初別駕張熙說道濟令糶太倉穀賊以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末廩糧便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匹馬獨還賊因追之衆復大集方明夜於城西縋上道濟爲設食饘不能食唯泣涕而已道濟時有疾已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旣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卽減左右

數十人配之賊城外云方明已死可來取喪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方明自出衆見之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者梁雋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而外論互有同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則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暫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卽喚左右三十餘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持疲勞今旣小損各聽歸家休息喚復還給使旣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乃安由是應募者一日千餘人十年正月賊衆大至攻逼成

都道濟卒梁儁之與方明等及其故舊門生數人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為教命酬答籤疏不異常日故雖毋妻不知也二月道養於毀金橋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賊列陣營前死戰日夕乃大敗臨陣斬偽征虜將軍趙石之等八百餘級道養等退保廣漢是月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以揚武將軍巴東太守周籍之即本號督巴西梓潼宕渠遂寧巴郡五郡諸軍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參軍費淡龍驤將軍羅猛二千人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連營百數處處屯結籍之與方明及費淡等攻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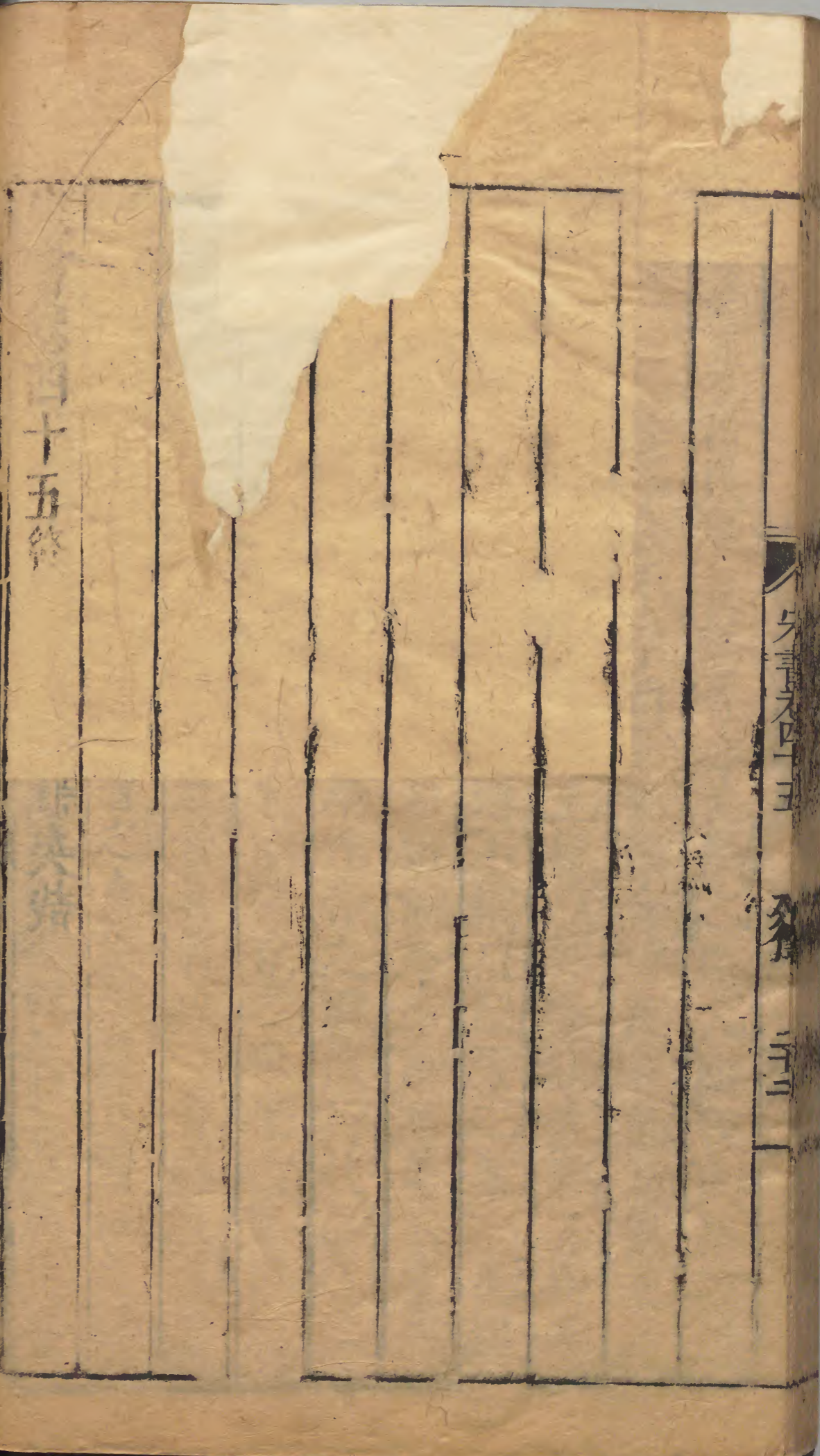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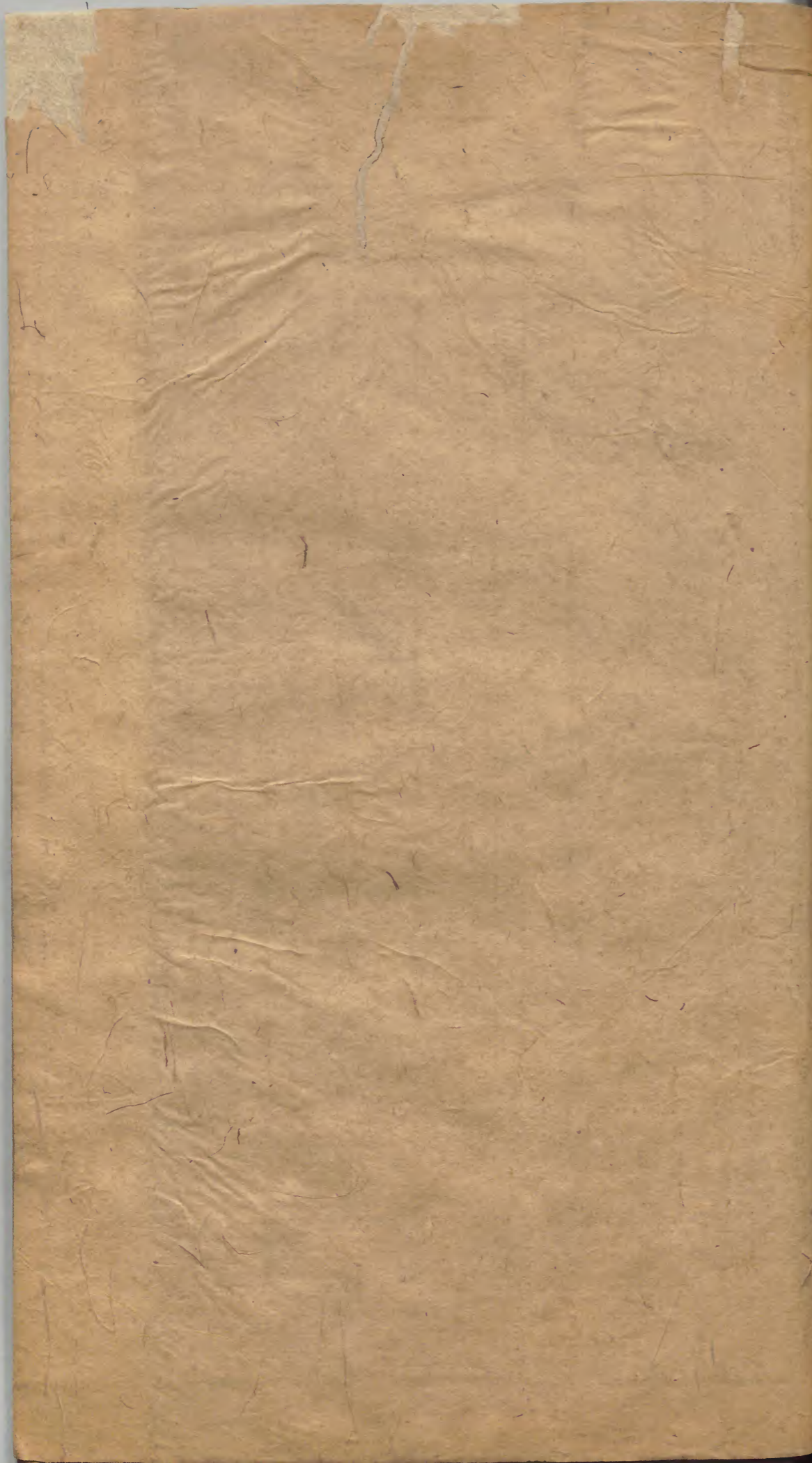
之廣等退據郡城傍竹自固羅猛率隊主王盱等并力追討張尋自涪城率眾二萬來助廣等方明淡斬竹開逕邀之戰敗退還郫縣廣等又移營屯箭竿橋方明等破其六營乘勝追奔逕至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四月十日發道濟喪五月方進軍向涪城張尋唐頻渡水拒戰方明擊破之生擒偽驃騎將軍雍秦二州刺史司馬龍仲斬之龍仲道助也州吏嚴道度斬嚴遐首廣等並奔散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帛氏奴攻廣漢費淡督將軍种松等與戰斬其梁州刺史杜承等百餘級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誅費謙

之道濟喪及方明等並東反道養等領二千餘家逃於鄴山其餘羣賊亦各擁戶藏窟出爲寇盜不絕十三年六月太祖遣寧朔將軍蕭汪之統軍討之軍次鄴口帛氏奴斬僞衛將軍司馬飛燕歸降汪之擊破道養道養還入鄴山十四年四月趙廣張尋梁顯各率部曲歸降僞輔國將軍王道恩斬道養送首餘黨悉平遷趙廣張尋等於京師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先是道濟振武司馬蜀郡太守任蒼之雖不任軍事寧寧以爲正員郎裴方明虎賁中郎將仍爲義慶平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河東太守費淡太子屯騎校尉

周籍之後爲益州刺史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憚之每還京未嘗敢以羽儀人從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元嘉二十一年年九十餘卒於家損元嘉中歷職義興太守東土殘饑太祖遣揚州治中沈演之東人賑卹以損綏撫有方稱爲良守官至吳郡太守追贈太常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靜亂以德濟民則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尊出權道雖復負扈南面北號軒儀莫不自謝王風率由霸德高祖崛起

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饗又闕晉氏輔魏之
基一旦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
也是故王諡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奇
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
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溫旆旆所臨莫不獻珍
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勳將舉九命之禮旣行代終之符
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
使閉門收真兵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肯虧其盛業
豈復得以黃屋朱戶爲衰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薄震
重關莫守故知英策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
直指前無疆隴爲宋方叔壯矣哉



百十五終

附録

夕書
卷之四十五
終
三

